

T 234/3154(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2

CM 0 |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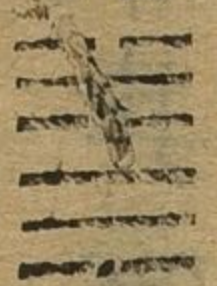
31/21/-21

72/-23/57

73/19/68

周易會通卷之二

需



乾下訟
坎上訟



坎下
乾上



潘雪松曰：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光為亨。訟

之坎在下為室為惕。室惕者光亨之反。訟者需之反也。陸庸成

曰：需訟均曰有孚。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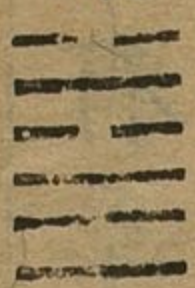
得孚義。二卦乾坎互為。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川也。需何以利。訟

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貴不陷。而貴能往。乃可濟。以健乘險。

貴在能惕。而不貴於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恒。故爻言終吉者二。

訟貴謀始。故爻亦言終吉者二。

需



乾下
坎上

○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以乾遇坎乾健則知險能守不遽進以陷於險有待之義故為需夫君道已盡而治化未臻此正當需時也然不本於中心之安非能需也故必需待之心至誠而有孚焉則功利不障然後胸中光明洞達而光亨而行險徼倖之事必不為矣何貞如之由是久道自然化成雖踏來之危亦當舒徐濟矣不吉且利涉川乎

主王道說需者寧耐之意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孚者心誠安於義命而需也人有寧耐真心自然意必俱空毫無窒礙而光亨併無行險之事

有說就
涉世言
者亦可

○

皆需之善物吉道也雖涉大川何不利之有涉川者多以不能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有孚最重不可如舊說孚貞平對取象有孚坎體中實也大川坎象也利涉乾健象也光亨乾晦於坎下以五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

貞占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名需者須待之義也何取哉蓋不遇險則不必需處險而至困窮不可言需卦德坎險在前時當需也乾健臨之則知險能待以義揆之當不至困窮矣故名需需而有孚遂光亨貞吉者以九五位乎天位正而且中也夫位乎天位則勢足自逞而

以有孚
馬主一
說下

一經會通 卷二

一經會通 卷二

有正中之德。正則規模宏遠，其念不雜。中則本體貞靜，其氣不
翬。故能需而有孚，有孚則光而亨，貞而吉也。由是而涉大川，自
能沉毅，觀變慎密，蓋机成出險之功矣。何不利乎？
首節見需非柔躁者所能，剛健則沉毅，有守，所謂乾天下之至健
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則窮，無所往，惟不困
窮，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
二節程敬承曰：「正中，天德之純也。然必本位乎天位，說來者猶言
位乎正中，即乾九五位乎天德之意。又要曉得需而能孚，惟守正
執中者能之，而光亨貞吉俱從此得。時說以正貼貞，中貼孚，又並
重孚貞者俱謬。」

有正乎
句確

顏卿曰：「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為者能有功，不知能需者之利
亦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能濟天下之事者也。
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待其自雨，需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治天下，政教脩矣。
至于治效不容強者，但優游安養以俟太平之自至耳。如飲食
宴樂可也。

以治道言，分田制產，與之以飽煖，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者，王
道也。期治於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為近功，有須待之義，故曰需。
需非空待，惟存此守正執中之實心，以俟亨利之自至，即所謂孚。

而貞也。若清淨廢事，又非矣。洪覺山曰：彖利涉言有為象，宴樂言不過為也。先有為，後可不過為。如雲氣升於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若本無雲，何需之有。項氏曰：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強者以剛制之，取其剛健而不陷也。宴謂身安，無所營為，樂謂心恬，無所謀慮也。

六爻合旨

下三爻有停待之義，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爻無可待矣，有濟時之義焉。故雖居坎體而有功。若以待為主，則失時以濟為主，則入險。乘時濟險，中心光明者能之。陸庸成曰：乾之剛健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乾之于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于乾，順之則出穴，敬之則終。

惟乾能不陷於險者，還須乾以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為。

處需之道，又莫如敬。故聖人於三上皆以敬示則焉。

蘓紫溪曰：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一蹶而難振也，故稱泥焉。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焉。以其深入而難出也，故稱穴焉。然而古聖賢履險若夷，則其天定耳。是故于郊亦可於沙，亦可於酒食。亦可泥可脫也，血可去也，穴之入而亦可出也。豈世故能攫耶。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也。此心之中，稍或不定，而嗜好功利，潛入而奪之，則方寸之中，便成塗泥。堂奧之間，皆為致寇。雖欲需之，而不知所以需矣。然則險何足為人患。吾心之自險耳。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

卦以坎為險臨險者貴需也。初居卦下去險尚遠是朝廷之變方殷而彼優游畝畝需于郊之象也。此置身於利害外者但恐自信不堅不能怕耳。果能從容寧耐怕而不變則身名俱全而无咎矣。

此如伯夷太公隱處海濱以待天下之清恒字即有孚意用恒始終不變也。无咎終不罹於難也。取象郊從初取恒從九取。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于郊者言去險尚遠故能超然遠引不冒難而行也。利用恒无咎者處需之道以能久為常於此能恒則不失其常也。

不犯難
純是常
不失當
德是恒

咎

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於犯難。夫天下事只是當需而不需是犯難而行犯難二字最妙難亦人所時有但不與之相犯難何足困我常者吾心之至一乎常乎也。明常明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顏卿曰人惟中無主或為才能所使或為事勢所激或為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而行所以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

上經會通 卷二

五

九二漸進近坎。位居王臣而當國事之艱。與需于郊異矣。故嘗遭流言之謗。是吾之徐挽夫國難者。有深意在。而群小以為束手待斃。肆然議之不顧焉。為需于沙。小有言之象。使急於自明。禍且隨矣。惟靜以俟之。終能身國兩全。成涉川之功矣。吉。此如狄仁傑事偽周。來俊臣輩以反誣之。亦陷矣。非彼用晦而從容制變。安能有濟。可見豪傑維持國難。切不可因人言而動心也。但能寧耐俟時。終能有濟。何必爭一時是非耶。惟需于沙。所以有言語之傷。而時說以小有言。是需于沙正意。似非。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二需于沙。已近險矣。幸以剛居中。寬裕以待。自定。故雖小有

終能有濟。而以吉終也。

之。衍即是剛。以剛為衍者。蓋衍非剛者不能。初曰恒。二曰衍。即有程之義。紫溪曰。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即是非口舌險如風波。要之求全之毀。無損於日月之明耳。衍在中者。此心寬然無入而不自得。與不加密。毀不加踈。終之所以得吉者。以此。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去險愈近。身當患難矣。豈若初之遠而未近。二之近而未迫乎。需于泥之象也。使以剛中能需處之。猶不陷矣。乃過剛不中。非能需者。則妄行取困。寇害之來自已致耳。於人何尤。此如陳蕃竇武當漢末造。宦官弄權之時。欲去皇甫節。机事不密。

卒為所傷是也。致之一字，罪在三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需于泥者，言其災即在外，禍已在目前也。過剛處之，則致寇者自我耳。此由不知敬慎也。若能敬慎，豈妄動以取敗乎？君子勿謂處險，遂無可救之術也。

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敬慎即有孚意。惟敬慎不敗，故能與下二陽出險而並進，以得終吉。然不敗固善，何如早不及泥之為愈乎？孫賓菴曰：二不如初之高致，三不如二之見幾。

吳因之曰：三切近災矣，而敬慎猶可不敗。四需于血矣，而柔正或可得出。上入于穴矣，而能敬猶可終吉。可見天下無不可挽回之

勢，顧人力何如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入坎體，是大臣身當國難，而周旋其間，有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能晦處靜俟，孚以待之，終必持危定傾，保身濟君矣。不有出自穴乎？

穴即血之地，以其入則曰血，以其出則曰穴，非有二也。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惟柔而正，故能需而不進。然不是束手聽命，其間必自有委曲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提如此。取象血陰傷也。出穴四在坎體之初，有出穴象。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血矣。而出自穴者，以有柔正之德，心無躁兢，而聽時之自
然，所以雖入而能出也。

順，即柔得其正也。聽，謂聽時，即需而不進也。惟順而後聽，惟聽能
出自穴。蔡虛齋曰：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正者之能需，
坤之順而知阻也。在陽為行在中，在陰為順以聽，故剛柔同歸於
能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居尊中正，治道當為者，无不盡矣。至此復何為哉？惟恭修
玄默，俟化洽俗美而已。需于酒食之象，此貞也，所以坐致太平
者也。何吉如之。

陸庸成曰：彖象之義，其備於九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
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中正也。雖在坎中不言
涉大川而利可知矣。成康文景似之。貞字宜玩。若飲酒濡首，則非
貞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于酒食，貞吉者，以其德惟中正。中則無偏，而喜功之念不萌。
正則無邪，而僥倖之心不起。所以需合于貞而吉。

中正，俱以心言。武帝好大喜功，由多欲耳，不可以中屬心。正屬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陰柔無才，而當危急之極，有陷而入于穴耳。幸下應九三。

取卷
下之
需于
酒食
天
於此
養也

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是賢者感時事之衰，不召自至，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上能敬以待之，則因人為功，轉危為安，不終吉乎。

沛公鴻門之見，得遇項伯以解于難，此文似之。敬之一字，是于死中覓生路也。入穴窮困，望人救援之心甚切，故喜其來而敬之。終吉者，以三陽至，健知險可以拯溺也。程敬承曰：九三敬慎不敗，已出險而來矣，其意正欲偕彼二陽共來濟我。之敬之亦敬其恒者，衍者敬慎者之足以濟我也。大抵上三爻在坎中，所賴三陽之進不小。四能順陽，故出穴也。上能敬陽，故終吉也。五居尊位為三陽主，三陽有為，五不必為也。其曰貞吉，以此取象。四與上坎

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窞也。但六在坎終，有入穴象，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速請也。亦對需字言，不速者剛健能需之人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不速之客來，而能敬之，終吉者，蓋陰居險極，雖為不當其位，而無才以濟，然敬以下賢，豈大失也。

訟

☰☷

乾上 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以坎遇乾，剛坎險，以上下言為相猜，以內外言為相濟。以人已言為相敵，皆訟所由成也。故為訟，夫訟豈得已哉。必其情真。

受誣理直見枉有孚而窒塞不得伸者耳當以何道處之心存
憂懼辨明則止而惕中焉則窒可通而吉若終極其訟則其禍
不測而凶矣又必見大人則是非不枉情得以伸而利若理本
實而駕虛求勝則冒險僥倖取敗而不利矣
迎節以有孚窒為主惟有孚見窒然後可訟耳倘得少伸訟便可
止而不必終必言惕者惟惕故中止也終訟以求全勝不惕故耳
曰惕隱然有內自訟之意見大人以求伸是亦惕也若駕虛求倖
則不惕之尤矣惕之一字是消磨勝心之良法以此處訟可終歸
於無訟矣

陸庸成曰訟者公言之也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惟

上也中止之猶吉也終則凶矣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亦
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
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卦名訟者卦德乾剛坎險以上下言上剛制下則下有不堪下
險伺上則上為所脇以一人言內險則操術艱深外健則才力
雄悍以二人言已險則能挾彼之短彼健亦能為我之敵所以
成其為訟訟曰有孚窒惕中吉何哉卦變九二剛來得中夫
剛來為柔所掩是有孚見窒矣而惟得中則必能兢惕存心不
主於求勝者所以吉也曰終凶者訟非美事匪特損德抑且構

怨不可成也。曰利見大人者，卦體九五以中正為尚，中則先事而無偏主，正則臨事而得裁決也。不利涉大川者，卦象坎為險，陷淵之象也。乾以剛實乘之，在訟者為情真而駕虛，必為虛所敗也。

首節義與卦同，有不拘註作三段而曰：上剛下險則險而健，美訟之道也。一串說與蒙彖語同，首句引起下句，險而健方貼人說更佳。

二節剛來得中與險健相反，此句舊說什惕中有孚窒三字帶說程敬承以剛來居險是實而陷於陰，有孚之窒也。而惟得中則能惕而中亦佳。得中雖什中義而惕在其中不可成，只據理言不可

二字當玩尚中正尚字有作五自尚有作訟者尚之俱可虞尚爭

田遇文王而後決鼠牙雀角見召伯以求伸大人當見從來然也

淵字取駕虛之義入字要看冒險求勝如自家投入一般剛一

也剛而在下則能興訟剛而在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

吉剛而不中正則剛愎而凶當以義理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

子內自訟焉斯得之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相違而行訟之象也君子觀象以為訟起於人情之

違也故防其訟源作事必謀慮于始合人情則行違人情則不

行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悖而訟端絕矣此無訟之道也

訟字全在違字上取。天道西轉，水流東注，象人彼此乖戾，故致訟也。訟雖行，違於終實始。謀之不慎，或以是非求勝，其界別于毫芒，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於微眇。如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可鑒也。謀之于始，自訟於心也。翟中泉曰：訟有終焉，有中焉，有始焉。若謀之於終，雖有鞶帶之錫，禡之隨至，何益也。若謀之於中，雖不永所事而訟之已興，亦晚也。孰若謀於始乎。謀始以杜訟端，而中與終不必言矣。然謀始尤莫先於謀心。內自訟者，絕訟端之本也。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塞訟之道，謀始上矣。其次則莫如不永訟。不克訟，守舊而不訟，安貞而變其欲訟。夫至於變其欲訟之心，幾

乎無訟矣。而正本清源，則在九五。彼以中正之德，化乖爭之俗，所謂使民無訟者，大人在上，豈險健之徒得逞而倖勝哉。即或錫必禡之矣，彖所以惕中則吉，見大人則利而終則凶也。

蔡汝楠曰：訟卦以惕中為戒，爻以不訟為美。不貴九五聽訟之才，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意。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貞，不可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萬一其訟既舉，則常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即命渝安貞，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諸爻中不曾有箇作事謀始之君子。

不若論後邊改過則莫如九四之勇四可謂能復。馮厚齋曰初
不見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觀訟一卦之詞只是訟不
可成之意。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人之終訟必有才勢者能之。初六陰柔居下則才弱勢輕故可
止則止不終永其訟。但小有言語之辨求伸其窒而已。是始不
免有言終則理無不伸而吉矣。

凡訟皆自言語始。小有言為初象不永猶未說到完結也。訟始而
未成謂之事也。雖不得已而有言乃亦平心觀理而已。故以終吉
與之。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什。故終吉。需小有言人小有言

也訟小有言我小有言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不求所事豈特屈於才勢之不足哉。訟非美事於理不可長也。
所以雖小有言辨明即止也。

既辨明矣何必永所事哉。辨明方是事結正是終吉處。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沈二陽剛為險之主豈不欲訟哉。上敵九五而屈於勢故不求
勝於訟。退處卑約象猶不克訟。歸而逋于三百戶之小邑焉。此
遠害之道也。何眚之有。

克字非比能字乃逋而不求勝於訟非既訟而勢不克也。吳因

二之歸
不不可
也宜但
我居于
於

之曰九二只有欲訟之心。不會發出來。然止得無青九四已成訟而止之者也。乃得吉何也。二屈于勢。乃歸逋竄。他只為免禍計耳。心下原不乾淨。故止於无青。四審於理。翻然改絃。易轍。起初一點好勝念頭。已自掃得潔淨了。故吉。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而歸逋竄者何故。自下訟上。其勢不敵。禍患之來。乃自取者。所以歸逋而不克訟也。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只管進前求勝。孰肯退後讓人。曰歸是退後一步後。其身而身無患也。惕故也。不然。患之至也。自掇之矣。能无青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惟守其常分。以安正理。而且惕厲存心。不與人競。有食舊德貞厲者焉。則終無訟端。而吉矣。豈特處訟然哉。即或出而從王。亦務謙順而已。敢以成功自居乎。

厲即
是惕中

舊說厲為見侵於人。從王為聽訟。無成謂明斷不足。不能折獄。非也。通節是一意。食舊德是一味。退讓不以勝心。改其素守。舊即是貞。即是厲。无成句只論其人如此。非抑之也。仍是守舊居貞之意。蘓紘溪曰。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刑也。從

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蓋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為臣下者。與人無競而已。程傳曰。當是時。爭功忌能之

說且

不可泥
註自主
云云以
聽言

風熾矣。故或從王事則功成不居者貞厲之用心也。居貞即有惕厲意。非以受人侵侮而謂之危也。陸庸成曰：食舊德者安其自有。獲即命者聽其固然。苟為吾舊三百之邑可甘。苟非吾命繫帶之錫何羨。此三四之所以貞而吉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食舊德而何以吉哉。一於從上而不自居其事則兢心消鎔盡矣。所以吉也。

從上即是食舊德或以從上指君或以從上謂凡才智賢于我者俱可。程敬承曰：訟上則患從上則吉。搃見居卑處後訟之善道。故食舊曰德。爭辨曰事。聖人貴讓不貴爭也如是。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而不中。本欲訟者以其居柔。能以理自屈。不克訟焉。故不惟改行從善。復就正理。且能洗心滌慮。安處於貞。則寡過日新。乃成君子。不亦吉乎。

不克即命安貞。一時事。命即天命之性之命。之所在即是貞。二不克訟。屈於勢而必屈於理。四不克訟。屈於理而又屈於心。潘雪松曰：四不克訟矣。然無訟而訟心未化。必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乾健一惕間耳。前念之悔即為後念之貞。兢心之忘即為道心之正。爭心於是乎絕矣。下三爻陰體象戒其毋訟。猶之利害禍福之較然。四乾體曰復命曰安貞。進之天矣。此非

逞惡不遂而后反者以剛居柔自有觸事知反之理所謂柔克者耳。

程敬承曰初六不永猶言也九二不克猶通也六三无成猶厲也至四則不但從上而從理不惟貞而且安貞矣非畏亦非厲無言併無心故直以吉予之无膏終吉不足言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欲訟本有失也今能復即命渝安貞焉何失之有。

程敬承曰九四以不克訟為復非必既失而後復只不克訟便是即命便是安貞便是不失曰吉也即不失意蓋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得失為吉凶也。

以下四爻正是惕中正之象

九五訟元吉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訟者遇之情得上達有孚不至於見窒矣元吉。

此所謂見大人而利也元吉主訟者言。

雲峰曰古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初不永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在下皆無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為元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何以元吉哉以九五之中正也中則聽於未斷之先者無偏主正則斷於已聽之後者無過當故元吉也。

中正者通天下之心者也乃使民無訟之道若但以聽訟盡善

元言歸九五即此說佳

上經會通 卷二
為元吉則亦小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剛居訟極終訟者也凶其固然設或飾詐取勝然是非曲直久當自明不踰時敗矣况未必勝乎象猶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是成亦毀也得亦失也何貴終訟哉

錫帶出於或然見無取勝之理終朝不免於三褫見有必敗之時終訟之凶明矣或假若也未必然之詞終朝奪之速三褫奪之衆以訟而勝自以為榮故取象命服也

蘓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肯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上公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

不勝者自耻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肯止訟之道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本無取勝之理縱幸而勝去不足敬也况必敗乎

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見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於三褫

師 坤上 比 坤下

陸庸成曰地中有水曰師地善容故水忘其險焉行師者如水行

於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與之順焉善比者如水比於地而相安也師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比以九五一陽為

此設為之詞見終訟必无取勝或字宜

衆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左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於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於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入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於田禽之執比之五貴於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無意也。

師 三三 坎下 坤上

師 貞丈人吉无咎

卦德象寓兵於農。卦體象命將出師。故名師。夫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師以貞為主。必為奉天伐暴而後興。師動衆也。然君不擇將以國與敵。又必得老成練達之丈人。與之帥師。則名義之順已足。增士氣而懾敵心。而有能之將。又能宣王威而制閭外。

斯有戰勝攻取之吉。無窮兵黷武之咎矣。

以貞字為主。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吉者無敵於天下。无咎者雖屬冬殺。不失春生。海內元氣未嘗耗損。按師有吉而有咎者。羸秦之滅六國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且无咎。其三代之師乎。既曰吉。又曰无咎者。王註曰。興師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也。

楊誠齋曰。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吉且无咎乎。為民禦寇。為中國攘狄。為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謹之至也。李隆山曰。師止言貞。而不言元亨利者。兵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若以利亨誨。

天下懼其貪功困生靈也。惟守一貞足矣。
 彖曰合吉。前彖詞專以君用師言。此彖傳通以將帥師言。全彖
 重剛中一字。能以衆正。二之剛中以之也。惟剛中故其才德見信
 於君而君應之。下順於民而民從之。此吉而无咎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
 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卦名師而詞曰貞者何哉。蓋師以衆而起。五陰順從九二是為
 軍旅率徒而環衛攻擊者皆下之人也。非衆之謂乎。貞以正為
 義。九二以剛居中是為仁義節制而紀律禁令各以其道也。非
 正之謂乎。夫為將者能左右衆人皆歸於正則為王者之師。无

敵於天下矣。命將者不可以王耶。此師所以貴正也。然而能
 衆正者亦在行師者之德耳。故詞曰夫人吉无咎者以夫人有
 是德也。卦體九二剛中而應卦德坎險坤順是為將者威而有
 惠勇而有謀。又且得君之信任為但見兵雖凶器戰雖危事而
 師出以律秋毫無犯皆順夫民之心。此有德之夫人也。以此德
 行師雖不免征伐之毒而民相率從之。所以有克敵之吉無窮
 贖之咎也。

守見得 王者之 必以 正不正 便墮伯

首節衆字正字。只釋師貞字義。能以衆正處方屬九二身上。以者
 將以之也。可以王是命將者王也。以正字與彖不同。彖以君師
 出有名言此以將節制為正言。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明將

之心。即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即將之心。若止僅一節制。何可以王。二節提出剛中二字。正見所以能衆正。處舊兼重才德。宜卑重德為是。而應以下。俱根剛中來行險。句不可與上句對毒。天下毒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疴。堅癥。不輕用也。民從者。以其有害處。即所以除害處也。至於而民從之。則天下無敵矣。

潘雪松曰。聖人喜生惡殺。說一師字。胸中先自戚然。但捍外安內。有不得不用者。就這裏仍要討個太和元氣。則有得正任老成而已。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而迺降。若兩階干羽。可格聖

用此是之見也。亦以能者之

人也不興師。夫人不是小可說的。若說深謀長計。只是一謀將。若但謹厚不生事。只是一忠厚之將。彖傳說能以衆正。可以王。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王者。如天地之好生。其用兵出萬不得已。夫人是體。天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贍。而服而使人。心悅而誠服。所過能使婦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報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此皆夫人之德。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地中有水。寓於地。猶兵寓於農也。君子觀師之象。知吾民即

二至會通 卷之二 二十九

吾兵也。以容民而畜衆。鳥制之田。里樹畜以養其主。教之孝悌。忠信以養其性。則無事而任土。以居衆固民也。有事而列伍以出。民即衆也。取兵於兵。猶有限。取兵於民。則兵無限矣。容民即是畜衆。俱以平日言。兵農合一。全在一容字。陸氏曰。人但知選兵練徒補卒。蒐乘為治師之要。不知先王只是容民。容者不使窮於無所也。以井田容之。而比伍之籍具。以蒐苗獮狩容之。而擊刺之法存。以講射讀法習禮養老睦俗之道容之。而敵愾之氣在。民容而衆畜矣。不曰治而曰容。樂利之意。寬。不曰用而曰畜。窮黷之情。少。按地中有水。地能容也。容則畜而聚。師衆也。容民則民聚。民聚則衆。本義云。能養民則可得衆。宜玩。

容民二字見王
百兵
百不輕

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為毒。故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於六卿。弗謂軍。將藏於六卿。弗謂將。以蒐苗獮狩隱其振旅。菱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立甸縣鄙。諱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於農之意。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惰之為患。歟。按後世析兵農而二之。令民出費以養兵。民不聊生。兵於何畜。悖矣。

六爻不
外貞與
之入之
象

六爻合旨。潘雪松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與奉詞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煩，不如師卦六爻之畧。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與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之詞而不自為詞，此皆六五之君得興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為才。致其憂於其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

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即在衆人之心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矣。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其夫人乎。然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使而不參於弟子，雖夫人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三軍之命懸於一將，一將之權在於紀律。初當師始，可不謹哉。為將者必號令嚴明，部伍整肅，則有制之兵不可以敗。師之臧者也不然，號令不行而士卒驕，部伍不嚴而節制亂，無制之兵安不敗乎。

此就師之始上論箇行師道理，見非節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師也。重出字，師出以律，只是能以衆正內一件。蘓子瞻曰：以律

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以奇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胡氏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以律乃出師之常勝負未可知也。出而失律凶立見矣。象義曰坎為律師貴人和失律則不和太史公作律書先言兵即此意蓋律為元聲軍法紀律皆取法於此故曰律。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之出必以律一失其律敗亡立至寧免凶乎。

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為失律也。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幸而勝君子不謂之臧。楊氏曰有謂秦之銳卒不足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愚謂仁義之

安苟無節制亦不能以取勝。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當將帥之任者也。有剛中之德嚴而有惠勇而有謀以此而在師中必能制勝萬全吉矣。何有窮兵失律之咎哉。然非大君信任之專亦何由成功乎。惟王者三錫其命則權無中制而師有成績吉无咎所由來矣。

此所謂剛中而應也。在字有不動聲色威足鎮服意三者煩數之詞命是勅之類非弓矢等物也。三錫只是恩禮優渥專任為將非褒功時事。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應 邦字相 與上象 慶邦字 正是貞 師本意 是用 萬邦

二在師中吉者。非獨才能也。上承天寵得專閫外。故得盡其才而有功也。王何以三錫命哉。由其萬邦為念。故既為天下用兵。則不得不為行師重將也。

承天寵。即是王三錫命。天謂王也。即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人知用師為威。而不知用師正。所以為懷。有不忍一人自外意。若徒威不執。猶非用師本心。卜子夏曰。王者天下為念。用兵非以怒也。平寇非善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程敬承曰。君以懷萬邦之心。而任將師之正也。將體君懷萬邦之心。以帥師能以衆正也。此二所以上得君心。下得民心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三才弱志剛。不中不正。是無才無德。不能審己量力。輕敵冒進。以是行師。當有輿尸之理而凶也。

或者言有此理也。如趙括不量時勢。舉四十萬之衆。而盡坑之。秦是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戰而不勝。已无功矣。况輿尸焉。豈獨无功哉。下殘民命。上損國威。大无功也。

大者甚之也。可為輕敵寡謀。喪師辱國之戒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陰柔。無克敵之才。而得正。有自量之智。度不能勝。而完師。

以退堅壁以待其會。有師左次之象。愈於覆敗遠矣。无咎。兵家尚右。為前。左為後。左次謂不前進而退後也。此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左次則不失師之常矣。所以无咎。此恐人以退為怯。故曰未失常。

何能審強弱之勢而決進止之機乎。何能審強弱之勢而決進止之機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柔順而中。非好兵之主也。但或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不得

已聲罪致討。猶田有禽不容不執也。何有窮兵之咎乎。然其言有名。君當擇將。九二剛中有才德之長子也。用以帥師。斯有成功。若使三四少年之弟子參之。則權分於多將。必至輿尸而歸矣。雖為執言之貞。安能免於凶乎。

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大人意。弟子輿尸是假設之辭。蘓子瞻曰。夫以

陰柔為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耳。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衆

主之。此多疑之故也。故戒之。

洪覺山曰。禽害稼者也。將以行師。五以出命。但言執不言戰者。

看常字似異常解

命其執搏夫害稼者耳。非窮兵也。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謂之田有禽不可矣。胡氏曰。三曰師或與尸危之。詞而不忍。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曰弟子與尸。蓋謂用五而用三必至如此也。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與尸。貞凶甚言。任將不可不審。且專也。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參以新進。雖貞亦凶。可見興師貴貞。矣。能擇將又能任將。方可成功。取象禽坎陰象。長子五應二剛中之象。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長子帥師者。以二有中德而行師。則勇謀兼資。恩威並著。君嘗任之也。以此帥師所使得其當矣。不然弟子與尸。乃人君使之

不當也。伊誰咎乎。

一使字係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使不當罪六五之詞。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師終則武功成矣。順極則天下定矣。論功行賞。此其時也。故大君有爵賞之命。其功大者則開國而錫之疆宇。其功小者則承家而授之土田。此惟君子可以當之。若小人雖有一時之功。可繫予以國家乎。勿用。

大君有命。賞有功也。開國拓其疆土也。承家世其德業也。一說不以國家分大小。錫之王朝曰國。受之私邑曰家。然用師之時。凡有才畧者皆可用。不必論其德。苟治定功成之日而用之。以預國政。

則又開多事之隙矣。故戒以小人勿用，非不賞其功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李九我曰：開國承家者，所以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者，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

如此看

更與師 貞夫人 象相

倪伯昭曰：六五之征伐，征其亂天下者也。然有名之師，無能之將，則無以戡禍亂。故任將不可不專，上六之封建，封其定天下者也。然立功則易，居功則難，故欲以定太平，則賞功不可不慎。一說：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古者兵農無二道，文武無二途。禍亂共定，平安共治，非定亂用一等人，平安又用一等人。師中之吉，必於長子不使弟子尸之，蓋已慎於始矣。故爵賞之命，終無小。

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或以國家或以金白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有國家在人，君則為負功，非聖人公天下而吉。師以衆正，其成功也。以正師出以律，其成功也。以律皆師貞之，夫人小人於時安得有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成功不一，或謀畧者，或勇力者，有大小焉。故大君有命，正此而已。若小人有才無德，使與朝政，必恃權恣惡而亂邦也。豈王者懷萬邦之初心哉。故勿用。

張雨若曰：正功不可以國家分大小，蓋國家中亦自有差等耳。正者，塞其僥倖怨望之心，豈嫌於別白哉。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

終則恐其亂邦。聖人為民之心如此。象義曰：以正功者，詭遇獲禽，所不取也。始以正行師，終以正論功，師之貴貞也如此。蘓子瞻曰：夫師始終之際，聖人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無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

比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卦體有一人而撫萬邦萬邦皆親輔於一人之象，故名比。天元

則為人所親輔而吉矣。然以一人而當天下之比，非德不可。必再筮自審，果有元善之仁，德足以長人與。且是元德果能持之久，無間於始終，而永與行之正，不流於姑息而貞與。必有是德，然後可以作民元后，而无咎。由是至仁遠播，其未比而有不安者，方來不已。彼後至者，自外生成，徒取凶耳。王者何容心哉！通節重德，上人主無德不成其比，而比天下之德，只是一仁。所謂元善也。然不永不貞，摠不得為元善之德。其何以比天下？故再筮自審，只是一箇修德。夫我德既脩，人之應違又何計哉！自是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吾只原筮元永貞而已。

此方且 上若大 公之道 五所以 為顯此

程敬承曰。元。天德也。永。貞。坤道也。人主必合乾坤之道。以比天下。而後得无咎。故曰原筮元永貞。敬仲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乃體元居貞。同天不息。此是純天之德。便是體仁長人之君。所以能比天下。不寧方來。比。我以求寧也。後夫是。貞固不服者。如萬國朝。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也。然王者。奚病哉。萃。比。下。同。坤體。萃。四有分權者。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無分權者。故元永貞於彖言。取象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故曰初筮比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得之也。故曰原筮蒙之筮問之者。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寧。貞。卿曰。初筮得坤純陰民象也。再筮得坎一陽在中。位乎天德。君象也。方來。四陰順。

從象。後夫。上六。後於九五象。一說原者。依原如初之意。原筮言。

必如初之勤而常自觀察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為言輔也。卦體五陰順從九五。是天下臣民傾心向化。有親輔之義。故名比。詞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其有是三德者。以

此心之剛中也。蓋卦體九五剛中。是人君有天德之剛。而又協皇極之中。故存此不刻。即為元。運此不息。即為永。守此不雜。即為貞。純王之心。即為純王之德也。所以比而无咎也。其曰不寧方來者。卦體上下五陰應乎九五。是君有剛中之德。而臣民親

輔孰有一人之敢後乎。彼曰後夫凶者。蓋以有德之君而負固
焉。以理言之。必至困窮而為聖世所不容也。

首節比吉也。三字不作衍文。亦可以輔訓比。以下順從訓吉。衆
歸往大一統而王也。從而曰順無所勉強無思不服之謂也。吉

也。

二節剛中德足為人比也。上下應歸其德也。其道窮自棄其德

剛中即是元永貞。不是兩層。蘊於心而本無屈撓。曰剛本無偏

倚。曰中所為元善。以此長守貞固。亦以此一說謂剛者德性常用

而天理流行。所謂元也。坤則無間斷之私。無偏倚之累。所謂永貞

貞也。此本程傳分貼曰永貞即元的永貞。中即剛之中。還是渾說

不分貼為妙。吳因之曰剛是性體堅剛強毅。陽主生。陰主殺。陰

多躁動而無操。剛多沉毅而有守。陰之所向常在私邪。剛之所向

常在公正。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養得不能純。便殘忍間斷

私邪。一時都有。統養得純自無三者之雜。蓋元永貞。總是天理條

件。殘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條件。中者天理之極致也。其為元永

貞無疑。上下猶言臣民。非以上六為上。上六乃後夫不言應也。

應即所謂順從是也。其道窮自致困窮。非王者以威力窮之也。

後夫雖自取凶。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德。當必因此

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無愧。當正法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其親無間。比之象也。先王以為天下大矣。安得人親之。於是建立萬國。使為諸侯。而制巡狩述職之禮。以親諸侯。為則以天下之心親諸侯。而諸侯各親其民矣。是親諸侯者。所以比天下也。

要得親天下。意親則合為一體。親諸侯而各親其民。則合天下為一體。方見比天下而無間意。理齋曰。先王建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聯屬。建國愈衆。民愈不疏遠矣。親諸侯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水地相比也。呂涇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也。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也。卒之感應合。情分接。而天下歸於一統。是所謂大道為公

六元德推

之世也。親諸侯即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意以比之也。陸氏曰。為天下比者。有元善之本。有封建之制。則德澤法度其備矣乎。

胡氏曰。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使民自有合而無間。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無間。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國親侯所

以比天下之大機。顯比無私所以比天下之大道。盡得其所以比天下者。則天下非五之比而誰比耶。初比以孚。二比與四比以貞。比得其比。故皆吉也。六三不比五而比諸陰。所以有匪人之傷。上六始不比而終無比。所以為后夫之凶。趙汝楨曰。凡卦六爻貴

一經會通 卷二 三十一

初六有孚比之元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六比君之始也而能精白一心有孚比之自今日言可免欺

君之咎矣猶未究其終也積之至於無念無事無非忠赤如在

之盈焉則精誠感格而寵任之隆出望外矣終來有他吉

此只在初比論箇道理當如此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

由今積之以至於盈缶也缶質素之器臣子精神只是自盡其心

若為感格君心之故然後有孚即此便是欺處故吉而謂之他

字正從有孚生來有孚者自真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統是

謂盈缶在初雖無他心在理必有他吉

一說盈當實字看缶當質字看言誠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

也程敬承曰盈缶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有孚之心徹表

徹裏此便是盈滿處盈缶方是有孚稍虧質素便減真誠非盈缶

即非有孚矣有孚之心安望獲吉哉無心於吉而吉自來他吉之

謂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益仕在初考終亦在初既有孚則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

於初已卜矣

時講小象俱與爻無異宜以初字作主比君之初終身大節所係

也初來念頭稍欺根基已壞後邊世味日濃汨沒日甚豈有復反

上經會通 卷二

不分初
直截

於忠誠者。惟初能有孚。根基先好。故能盈在而有他吉。此欲人
堅此初念而勿失也。方獻夫曰。比上之道貴乎誠。比下之道貴
乎公。比之道於初五見之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中正應五。知君之可比。內出潛養。以比之家。脩而廷獻者
也。比之正也。道可行而吉矣。

自內是自內所有者比之。達不變塞也。如時說由側陞而上。達太
淺。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達而離道失之。枉已比之自內。則窮養如是。達施亦如是。豈自

失哉。

不自失。即自內意。自字最可玩。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是無德妄比入於不善之黨者
也。為比之匪人之象。

此苟於從仕者。匪人何世無之。願吾比與不比耳。曰比之乃責他
自家。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之匪人。則敗名喪節。自貽伊害。不亦傷乎。

及不言凶。而象測然憫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

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以柔正比五是大臣致身事君更無內顧之念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外比者也比之正也何吉如之

外對內言內比是以潛養為達施外比是能忘私以徇國蓋四不內應初而外比五也故曰外比如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外比九五固以其賢矣然君使臣事分無所逃正所以從上而盡大臣之職分也

賢以德言上以分言曰從上所以昭大分也既委質為臣則宜外

比而不恤其私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五陰之比是其為比也廓如覆載洞如

日月付得失於勿恤置功利於兩忘君固無心於天下之我應而天下亦不知誰之為我德比道何如顯即象王者之用三驅

無意前禽之得而邑人之順以從君也亦忘情於驚備之私焉則大順大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矣吉

顯比只是大公无私之意三驅前禽上之無私也邑人不誠下化

於無私也二句乃上下兩忘是顯比之象總成其為大公鄭氏

曰顯者暗之反凡以智術要結者闇昧之道也本以至誠溥以大

上下忘方顯比

五本應故

公。裴曲洞達。如太陽中天。普物照臨。而來者後者。皆無容心。故曰
顯比象。猶王用三驅。失前禽。不強民。以必從也。強民以必從者。必
智術要之。又刑威揖之。此皆詭詐之私。故民之機械。亦易生。王者
以太公待民。亦化而歸醇。不識不知。少私寡欲。如前禽失矣。邑
人亦翕上意。聽其自去。不張捕。以求前禽之必得也。此所為顯比
也。何其吉。潘雪松曰。三驅者。立四表。而三作三坐。王者之田之
法也。以法從事。不必於得。王者之田之心也。邑人不誠。衆著於好
生之仁也。使邑人不翕王意。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無遺類。其仁
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取象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民。有
顯象。上爻在五前。故爻曰前禽。畫卦在五後。故卦曰後夫。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顯比之吉。以其位正中也。正則無偏。無黨。中則惟精。惟一。王心
之純。故能顯比而吉也。象如失前禽者。蓋王者於民之德。我而
順。不德我而逆。皆無容心。如田者於禽之逆。而去則舍之。順而
來則取之。故前禽乃逆而不順者。所以失之也。顯比之化。如邑
人不誠者。下歸中矣。孰使之哉。由上有王道之蕩。而後有王
民之皞也。

正中。皆以心言。舍逆取順。是正中之作用處。非真有順逆。非真有
取舍。惟不必其順。若見其有逆者。不必於取。若見其有舍者。程敬

承曰王者之世本無逆民而廓然順逆兩忘毫無計較則有若不
盡民而取之者故取象如此中者民之恒性使者下化也氓知識
於大順若其使然耳不可以使字着力看 三驅前禽狀蕩平之
王心邑人不誠狀熙皞之王化
上六比之无首凶
君者民之元首也首出庶物必有元永貞之德而後可上六德
不足為人比無首之象也凶
首以德言乾之無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
足為首也故凶 取象上為陰柔之首有首象居五後有无首象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无首可比則眾叛親離獨夫而已何所終乎

唐蔡菴曰比貴在始有始而後有終初比之於始故終來有他吉

上六非不比也。比於五失前禽之後則始之不知比而无其首矣
其所容身於顯比之世乎故曰无所終此為後夫之凶也

小畜 ䷈ 乾下 巽上 履 ䷉ 乾上 兌下

陸庸成曰小畜與履均之五陽而一陰故均以一陰取義小畜之
六四陰為小而五陽為其所畜也履之六三履乾之後是位正當
者虎愬者尾而六三履之也小畜在卦則曰不雨在爻曰既雨
履在卦則不啞人亨在爻曰啞人凶蓋卦統論其理爻各因其特
也象於小畜則文德之懿蓄於一身化畜為蓄非畜之善乎履則

此說
以君
子後
大更切

禮制之辨達於天下。化履為禮。非履之善乎。

程敬承曰。小畜以巽柔畜乾。巽最足以縻人而使之惑。故乾卒受

其畜而凶。其不受畜者。二陽之善復也。履以兌柔履乾。兌最足以

和人而使之馴。故乾不肆其噬而亨。其或見噬者。三柔而志剛也。

王註。畜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對。

仲虎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

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陽也。

小畜 ䷈ 巽上 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以巽陰畜乾陽。以一陰畜五陽。皆以小畜大。又陰之力量畜而

要在言
外伴認
見君子
皆及此
時有為

不固。亦為所畜者小。故名小畜。夫所畜既小。則陽猶有可亨之

理。何也。以小人畜未成也。中傷之志。雖存。反噬之謀。未肆。如密

雲不雨。自我西郊。鳥故陽猶可亨也。

亨者。陽道可行也。密雲不雨。陰道未行也。君子猶幸有此耳。使小

人之勢既極。君子亦何以得亨耶。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幸吾

道之猶亨。喜陰邪之未雨。聖人之慮遠矣。吳因之曰。亨與別處

不同。不是直頭得亨。言猶有可亨之理。不是截然沒生意的。只怕

陽不善用。弄到不好田地耳。取象乾為天。巽陰上乎乾。故象密

雲。陽多陰少。其畜不固。故象不雨。西郊陰方。取陰義。

彖曰合旨

全彖重健字。惟健故正氣尚往。惟健故畜施未行。程

○竹山曰：小人柔巽，故足以籠制乎君子。君子健巽，故終不受制於小人。巽一也，頤所用之人何如耳。以柔巽遇健巽，是以畜未極而施未行，健當可以勝柔也。然則君子之亨，乃君子能自亨耳。○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何以名小畜哉？六四一陰得位，而五陽應之，是小人竊據高位，衆君子皆受制也。故曰小畜。夫小畜似難亨矣，而曰亨者，何也？卦德健而巽，健則嚴剛決斷，而主張於中；巽則紆徐縝密，不憤激於外。其德足有為也。卦體二五剛中而志行，是剛德君子居中用事，大權未至盡移，運用猶得如意，其勢可有為也。故不

為小人所畜而亨，自若也。密雲不雨者，以小人之畜未極，而吾道正氣猶得發揮而上進也。惟正氣上進，則小人雖得時用事，如雲起自西郊，猶未能大展其施，肆害於君子也。陽之亨，以此。小畜之時，雖為君子危，而不雨之象，則為君子幸也。首節雖以柔得位而應名為小畜，然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故耳。一說姚承菴曰：六四之柔得位，正卦之所以為巽也。柔得位而上下應，全是以柔縻君子，而君子不覺為所畜耳。柔得位，不作得時用事看，以陰居陰為得位。一味柔媚，最能惑人，應者為所惑而受其係也。非趨權勢而從之。二節健字內已有剛字意，剛中志行，言居中用事不可作中德看，乃亨者難之。詞言小畜本不當

志存未
行三行
細飛

亨其亨乃以此耳。三節重尚往字。一直說下。王註曰。小畜之勢足為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為雨也。凡能為兩者。陽上薄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曰尚曰卡。其辭則幸之。其意全是危之。畜極而成。勢有必至。特目下未耳。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風行天上。畜物不久。小畜之象也。夫小畜之時。澤既不能遠施。而苟一言一動。稍未盡美。小人亦得以議其短。而畜之。術遂將乘間而入。故君子懿美一身之文德。容止有度。言語有章。使小人無得議我焉。此亦處小畜之道也。

文德莫
一定
動上

文德之發為文也。懿是修飾之。以示章美之意。非君子不能為畜也。亦當小畜時如此。若以全體之學而為經濟之用。則君子於大畜時。又有大於此者矣。不曰文而曰文德者。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非內有章美之畜。而能出乎。可見小畜者。以大畜為之本也。

看來君子原不為小人。而懿不以小人。亦間言亦可。洪覺山曰。大畜有良止。內積之義。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有風行。外見之義。故曰君子以懿文德。懿美也。畜而不有動。而自存。如風行天上。以發其和順自然之美。故懿也。懿自內出。懿非小也。潘雪松曰。陰陽相錯。而後文生焉。德文之想。抵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

此與音
辭異

二至會通
卷二
三十一

之柔炳然文德。條理中通極其粹美。故謂之懿。

六爻合旨。程敬承曰。此卦以小人畜君子。所貴君子不為其所

畜耳。君子所重者道義。所持者節操。如初之復以道。二之牽復以

中不自失。故不受畜也。有孚如四五。雖合志畜乾。其如健體之嘗

勝。而剛德之尚往。何哉。若三之不熊。正室豈獨反目可醜。而尊尚

陰德。以馴致於幾望。既兩既處。此時猶尚可為耶。曰。正凶危之

也。故善處畜者。惟初二二陽也。

吳因之曰。此卦雖是以陰畜陽。却必存乎其人。若有主意。有操守。

如初如二。原自不為所畜。只是主意少。操持缺。處得不。停不當。便

落他圈套了。此內三爻。全是責咎。君子固是君子謀。至外三爻。則

二爻宜

必好看

不必內

外卦各

取其義

又修小人之勢。以危君子。亦是為君子謀。言巽體三爻。同力畜乾。

那箇不是可畏。可惧的。且如四本有傷害憂惧。誰想巽體得陽助。

血去惕出。竟全然沒事。至五居中。處尊心力。怗應一發齊整得極。

至上九畜極而成。抑又無可奈何矣。陽剛處此。若非深為之謀。將

何以自脫乎。大抵一卦六爻。總是為君子謀。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皆欲上進者也。但為陰所畜。不能復耳。初雖與四正

應。然體乾得正。有剛德而不屈者。故其復於上也。不藉要結。而

緣自已之道。義為復自道之象。則無枉道之失。有行道之功。何

其咎。吉。

着自字
有着落

程敬承曰復自道有云復其故道者固於自字无着落而自訓作由亦似影響按本義自守以正不為所畜則自道分明是以自已道義為閑不隨人進止者正與二爻亦不自失自字相應周用齋曰卦以陰畜陽為義爻以自立不畜於人為道苟不自立則咎在隨人而其道失矣何其咎與他无咎不同乃决之詞得吉處正在此初與二能自立而不為陰所畜也三則不能自立而阿附從人為陰畜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復自道矣何瑕可指何譽可攻以故正已可以正人其吉也

不自失也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本君子也剛而不中迫近於陰是一時不能自

守援結小人以為媒進之階卒為制縛而舉動不得自由為輿

說輻之象然以志剛之士豈能久安於小人之下爭其所必至

矣又為夫妻反目之象夫始之不謹而終與之爭亦何益哉

程敬承曰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無失道

陰豈能畜之哉故始而比也弱於一時之私既而爭也激於一時

之忿進退胥失之矣與初二復自道異矣故象曰不能正室不能正語自失也惟其剛而不中也不中故相泥相泥故相敵有自來

矣。輻與大畜之輻不同。輻車輻也。輻車轉軸也。輻無脫時。必毀車而後可脫。脫輻者為陰所畜。久住之計也。如輻既毀則終止而難行。說輻者自止。不進。暫住之計也。如輻可脫可縛而終能行。雲峯曰：大畜以陽畜乾。故九三與艮一陽同德。而其與利往。小畜以陰畜乾。故九三為一陰所制。而其與脫輻。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如夫妻反目者。由與陰相說。不能自守以正。猶夫不能正室。故妻得制之也。不然剛正如初。剛中如二。陰亦惡能畜之。不歸咎於四。而致責於三。若曰：非四之能制三。自脫自反耳。自道者自也。不自失者自也。不能正室亦歸之自而已。

之於義而當然也。

程竹山曰：復其詞直。曰自道。其理正。辭直理正。其吉宜矣。曰義者事未可知。而義當吉也。又曰：道義曰義。見初之復。以道義自主持。所以謂之剛健。

九二牽復吉

二雖漸近於陰。而剛中有守。非阿附小人者。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復自道者也。直已行道。不亦言乎。

此所謂剛中而志行也。牽復非止連類而進。然既與初牽連而復。亦進復自道也。游讓溪曰：小畜之小。非若以艮畜乾之大正也。是故大畜初二則曰有厲利已。曰與脫輻善。其能止而不為亢。

○

小畜初二則曰復自道曰牽復言善其能復而不終於止也。○
○彖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復自道固不自失矣。二之牽復在於剛中之德則志不徇人而自失也。

中即剛中言在中見他牽復亦能以道。○吳因之曰初二之守正雖同然初難而二易初與四合相入最易又屹然自做主持無所係靠。二則非四之正應有初之可因故初曰何其咎二曰亦不自失何其咎乃斷然許可之意亦不自失則因彼許此之意。○陸庸成曰復陽自下復也。用復之善以處小畜初二以之復之象曰出入无疾初之自道所以於義吉也。曰明來无咎二之牽復所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以一陰當群暴之鋒宜不免傷害憂懼而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有孚信之德也故二陽助之足以禦暴而身可無傷心可無懼血去惕出象也何咎哉

舊說自乾三爻而觀則六四獨為小人自巽三爻而觀則三陽皆為強暴隨爻取義但分内外卦為二義與卦肯不合宜依後說。○胡雲峰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不能無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與二陽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血去惕出便是无咎。○程敬承曰巽本畜乾者也四乃與三反

此存曰
宜依
後詳為
是

說有分
既

目之初便受傷而可懼惟與五相孚合志協力僅得血去惕出而

如此看
六爻方
得異事

已。何所利哉。即至陽受制而既雨既處。厲猶不免。蓋畜乾若此之難也。但在君子則宜力持健體。不可為柔巽所入。卒受征凶之禍耳。鄭孩如曰。易不為小人謀也。聖人何為以其獲助於二陽而幸之。有孚二字。此聖人所以化小人為君子也。不以權勢相止畜之。而惟以真誠為感動。則五陽為之用矣。血所以去而惕。所以出也。四言有孚。五亦言有孚。此二爻之交相孚也。四以孚而結。君子五以孚而化。小人意正互發。取象血為陰類。四本多懼。以五取之。故有去與出象。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而能血去惕出。何哉。蓋畜乾四之志也。孚誠足以感上。

陽與之合志。協力共濟。故得免其憂懼也。

上合志。是二陽合四之志。而所以致其合者。四之有孚也。

九五有孚。孚如富以其鄰。

小人得志。非孚。衆心而屈。群力不能畜也。今九五居中處尊。則孚誠足感人心。而上下皆合志矣。由是群力皆屈。聽其左右。為有孚。孚如富。以其隣之象。何小人不可畜哉。

宜重。有孚上。未有心不同而力能同者。程敬承曰。九五居中。其心

之孚。信足以結人。與上下衆陽相孚。固矣。心既相結。力亦相同。能

無敵陽之助。以成其力。故曰富。以其隣。力有餘。便是富。謂其力之

富。能左右其隣。以畜小人。非謂挾居尊之勢。以左右乎上也。

辨不可
折四陽
與陽為
鄰乾陽
皆五之
隣也
以四為
小人而
五孚象

舊說謂三陽上進五合四上共畜之夫既以四為小人矣又以為君子似非卦旨

○象曰有孚挛如不獨富也

有孚孿如者。是誠信以感人不獨以富厚之力也。

不獨者。不專以力服人而感動人心。全恃此孚耳。一說不獨富是不專利於已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畜道已成。故陽不與之抗而與之和。密雲者既雨矣。風裁無以自見也。尚往者既處矣。正氣無以業舒也。所以然者由陰德之盛。陽不能制。反尊尚之。至於積滿故耳。然以小人言失其

常分。雖貞亦厲。况不貞乎。以君子言陰盛抗陽。如月幾望時不可有往也。往則凶矣。在小人當戒。在君子宜慎也。

上九雖陽爻而居巽体自乾視之即為陰也。陰陽之和非君子與

小人和好也。小人用事而君子不敢與抗。若和好然也。尊尚即申

馴致意。九三不能正室尚德之漸有自来矣。程敬承曰。陽與陰和

非其情也。君子豈真尊尚之。蓋小人之畜君子。畜以巽也。巽柔最

能摩人。君子亦若為其所摩而失未然之防。故不覺養成其勢耳。

婦貞厲以理言戒陰也。月幾望以時言戒陽也。初言陰陽和矣。

而以尚德載責君子。婦咎於其初也。既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於其終也。易為君子謀。情見乎辭矣。按自古无術以

通節一
氣貫下
重既雨
惟既雨
故既處
尚德載
而小人
望矣君
予不可
有行也
如此看
直截

處小人者皆曰調停。不知君子於小人當其時之不利。勢之不如。寧可伏而待時。不可和而失勢。一調停而君子之所以制小人。與所以防小人者俱盡。故既雨則既處矣。既處而小人之惡乃望矣。及身之禍在所不免。此皆和之為害。與其悔之於後。孰若防於初也。

○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處者。由不能謹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也。君子征凶者。蓋以陰疑於陽。必抗而敵陽也。可有征乎。

疑字有作疑忌說者。謂小人疑君子之權。相軋勢相傾。故竭力排擠而凶也。有作疑礙說者。謂小人勢盛。君子必窒。辭不通而凶也。

有依程傳作疑慮者。謂小人勢盛。夫有不害君子者。君子安得不疑慮乎。

疑慮乎。

履  乾上下

履虎尾不噬人亨

以兌至柔。遇乾至剛。是以柔弱之臣事剛暴之君。所履至危。故為履。夫履有危机矣。然以和悅處之。則懿恭之德自足。格君非惟斥辱不加。而素履之願且无不行。猶履虎尾不噬人也。亨。

作人臣事暴君說。有以涉世說者。程敬承曰。履是踐履實地。

此卦以柔履剛。為主柔以行之。剛柔合一。謂宜在。可履而履。何以曰虎尾。人生涉世。禍常起於嘖笑。變每生於几席。隨其所履。

思
者
虎
尾
心
存
以
此
涉
世
何
往
不
亨

安往非危機。而惟兌悅可以處之。豈為是側媚苟容者哉。本義不徒曰悅而曰和說。夫和即中節之和也。履和而至。故履虎尾而亨。虎之威強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也。

彖曰合旨

時說有謂臣道貴柔。君道貴剛。非也。貴剛則中正二字說不去矣。宜照後講為安。又有以君臣對言者。亦非。看來宜重

臣邊剛。中正節。正見虎尾之難履也。蓋事君難而事英君為尤難也。剛中正之君。何如主耶。而事之者。可不少心。忠順耶。故柔非委靡也。悅非徇媚也。亦惟以履虎尾之心行其中正之道而已。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何事
散
重臣
亦與
相

卦何名履。共卦體以兌至柔履乾至剛。柔臣而事剛主。動有危機。故名履。夫履剛有危道矣。而謂履虎尾不啞人亨。何哉。蓋天顏不可犯。猶虎尾不可履。卦德悅而應乎乾。是為臣者恭順不失。自潛消其剛。慢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豈獨臣道貴柔哉。即君道亦不可純任剛矣。蓋帝位不易居。猶虎尾不易履。今九五以剛中正履之。是不徒神謀雄斷。又且精一執中。無為守正。則德稱其位。於心无疚。而功業炳然。光明矣。是君道且不得純任剛矣。况臣道乎。此以柔履剛為危。亦惟柔履剛為危。而不危也。

按卦名履危之也。而有兌說之善。又幸之也。惟履剛更不得任剛

也。兩剛必至相戾。若三之自恃其剛，不中不正，以此履乾，能免咥乎？惟以九五履剛而中正，不為過暴。與武人為大君異矣。夫位甚高，危履君位者，輒曰如履虎尾，而中正則何危之有？才位雖足，有為而其心兢業，若蹈虎尾，詳審周旋，而无夬履之咎，則其道光明矣。光明亨之義也。事業必有一段光輝發越處，如禮樂制度昭著赫奕也。卦中具履道之善，所以危可使平歟。

○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定分不易，造化自然之禮也。君子法天澤自然之象，制人事當然之禮，以辯上下。公卿大夫殊其等級，農工商賈異其職業，於以使上安其位，不敢有出位之思；下安其分，不敢有

非分之望。禮制立而風俗同，天下可治矣。

足民志
更在下
不敢錯
上边不
必並重
玩一民
字可見

君子迺操三重而議禮者。公卿大夫農工商賈，俱有上下，辨者隆殺等級，截然不亂。上者如天之不可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定民志，即在辨上下內，須玩一定字。民欲无涯，非嚴為節制，僭擬念頭，從何底止。惟辨別上下之分，截然分明，不可移易，則民志自安其分而定矣。不曰地而曰澤，悅於心，非有所強而然也。程敬承曰：履之吉凶，全憑定志。定於下則初為素，二為坦，頤獨行而中不亂也。三不安其柔下之分，則履武而凶矣。志定於上，則四能懼，上能考，志得行而慶大有也。五自恃其剛，決之才，則履夬而厲矣。六爻取義不同，其為履虎尾之心一而已。陸庸成

曰。人情有禮則安。初率之以為素。二由之以為坦。上反之以為旋。安於禮也。

六爻合旨

立氏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彖言履虎

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

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

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

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

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

履是也。

蔡子木曰。履主於行者也。人踐履一世謂之履。无地非實踐。故无

地不戒。懼履虎尾不啣人。戒懼之學也。戒懼之体。所行素履所往。

坦途。所存愬。所考周旋。無所不宜。跛履之凶。夬履之厲。妄動急

行。只是不戒懼。

洪覺山曰。履行也。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故行所以行其庸德也。坦

素。愬懼而不敢剛。以夬者庸也。武則不能庸矣。庸德不遠於人。

將應之。何啣之有。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行而至動天

地。則行至而德積。祥不在天而在我矣。此履道之始終也。

○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陽剛抱負有素。而在下居初。是當筮仕之始。志節方銳者

也。故功名富貴不移其心。率其素履以往。則修於家。不壞於廷。

何咎之有。

以仕進言。所謂不變塞也。有作安於貧賤之素者。有作禮之質素者。俱可。敬仲曰。素有質義。有本義履道。惡華履初。未有華飾也。九陽在下。初心惇固。所以為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程氏曰。太素道之始。故初曰素。而一曰道。

胡氏曰。履禮也。履初言素履。以質為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而反質也。白賁无咎。其即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生平之願。欲如是。今能率其素履。亦如是。則不負初心矣。故曰獨行願也。

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哉。

按俗士務華。徒以彌縫衆見。真儒務實。要以快塗。獨知獨行。願是自慊境界。

陸庸成曰。聖人甫言禮。即虞其弊為靡。為奢。而預設其防。故初曰素。二曰幽。入富貴之場。而不改吾素。則願乃獨行。處紛華之境。而不失吾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在我也。

○九二履道坦。幽人貞吉。

九二雖抱剛中之德。而無應於上。不為世網所嬰。以道自由。無疑無阻。坦而又坦者也。為履道坦。之象。幽獨守貞之人也。無入不自得。吉孰尚焉。

履道所履即是道坦、平也。道本平夷。坦、即是形容履道景象。或曰履道以行言。坦、以心言。履道坦、即是貞吉而必曰幽人。言惟幽靜玄澹之人。世味不入者能之。明非多欲者所能也。或曰幽不以人言。以心之幽靜言。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幽人貞吉者由有中德故能恬淡自足不以富貴利達亂其心也。

玩一自字外物豈能亂我吾心自為亂耳。唐氏曰世間雖太行

人不自矜功術能爭名爭利自亂則雖日履危机皆坦途也。程

自字與
玩字相

承曰履道坦、即素位居易之說所謂履險以平者。世路崎嶇而平以履之豈其有亂心焉。曰不自亂亦非矯情鎮物惟中所在故坦、也。志定而安於道之謂坦。道坦而適於恬之謂幽。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於大君

三不中正柔而志剛是才德不足果於自用者也。本無見事之明強以為智本無任事之才強以為能如眇能視跛能履焉斯人也以之事君與和悅異矣必見傷害象履虎尾噬人凶也以之治人則與剛中正異矣播惡於衆象武人為大君也。此無才德而自用者無一可者也。

病根全在志剛志剛只是不量己力妄欲有為之意。兩能字宜玩

啞人句
與武人
句不平
對君字
如張氏
說更佳
亦不必
以臨民
言

所謂虎尾之危正在於此。君字不可認作為人君。只言不可臨民之意。君有主卦之義。以一陰為五陽主。而欲強行五陽之間。無畏虎之心。承上則見害臨下。則肆暴。其不免啞宜矣。張氏曰：聖人以耿能視二句取象未盡。故又足武人一句。以廣其象。言剛復自用之人。強要硬作主張。猶武人為大君一般。程啟承曰：九二坦坦志以道寧。即能行能視而不自謂能。六三志剛有能心矣。躁也。去坦之遠矣。故二吉而三凶。取象兌有虎象。三虎首也。下臨二剛。自履其尾。虎之力在尾。用尾則啞人倚剛為用也。三常兌口有啞人象。兩人字以三人位也。陰非武而曰武。位非君而曰君。志剛之象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能視者，自謂能明，實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者，自謂能行，實不足以有行也。啞人凶者，居位不當，無和悅之德，故不能履乾也。武人為于大君者，由其志剛無剛中正之德，故必措惡取敗也。

首四句柔而志剛之意。位不當志剛正是自以為能處。九四履虎尾愬終吉。

九四近英明之君，以不中正履之，是功挾不賞，勢當震主，不亦危乎。履虎尾之象也。幸其居柔能敬畏以愬，為則始雖危疑。

終得吉矣

三四皆履九五之危其處危地同也三才弱而用之以剛不量其力而強所不能是自求禍也四之才亦弱而用之以柔存心以恐懼制變以和悅是自求福也固知無才非患不自知其無才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胡雲峯曰三履虎尾以乾為虎而三在其後也四履虎尾以五為虎而四在其後也三多凶故凶也四多懼故愬也

象曰愬終吉志行也

得君行道四之志也愬而得終吉抱負顛矣志有不行乎

程敬承曰三之凶其志剛也強欲行而不得行也四之吉其志危

也。不輕行而終得行也。履王於行故以志行為吉與初九行顛義

同。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陽剛居尊是人君才既能為勢又得為而為臣者又將順其欲為故凡事必行無所疑碍夬履之象也雖使得正亦危道矣况未必正乎蓋才既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也

此剛中正亦只是英明之君有雄才大畧者不可看太好了若是純德之君何至夬履象因其有德位而善之又恐其恃德位而戒之夬決也以我之所行皆是不加思而必行之也傳曰履道惡盈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

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正亦危。胡氏曰：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坦履。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履。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履貞厲，以其位正當也。正則雄才大畧，既足有為，當則操縱在我，又得有為，故果於自用也。

程敬承曰：四愬，則終吉，可見履臣位者不可無惕之心。五夬履而貞厲，可見履君位者不可有恃之心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至上九，履已成矣。天已定矣，正考祥時也。故不必求端於天，惟視已之所履，考驗祥兆，為必所行者，周旋無虧，則自求多福，百祥駢臻矣。元吉。

程氏曰：視履考祥，即孟子所謂三自反者。今人多諉休咎於天，而不考禍福於已。眇視如三，無論矣。五之夬履，何恤履之善否乎？曰：視曰考，非兢業慎終如始者，不能其旋元吉。謂必考得如此，方纔好，有不敢自寬之意。履道尚謙，不喜取盈。視履如上九謙之極也。盈則不能視也。初終之間，吉凶之門也。履之初以素往矣。人情始乎素，嘗卒乎華。視履而曰其旋，猶俗語回頭轉看之謂。果其履之終完，其素之始，以此往，即以此旋，方是周旋無虧，方可得。

是圖
旋來却
判那起
顯處

元吉其元吉全在考裏面見得是考祥之例也。祥者福之兆。履之善即吉之祥。

潘雪松曰。考祥而曰其旋。先儒所謂初往者始。上旋者終。昔往而今旋也。上以重剛居履健而不息。能視其所履。猶之乎檢身飭行之初也。夫百順之福。生於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始者往矣。而匪終之旋。則寡缺隨之。將不祥莫大焉。視履者考驗其吉祥於一念旋復之間。所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唐氏曰。愬。在始而要終。故曰終吉。考祥在終而原始。故曰元吉。義正相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之制行。初心易勵。末念難持。若得元吉於所履之終。則多福。

永綏繁祉。交錫豈特尋常之慶乎。

在上履之終也。大有慶即是元吉。亦要本其旋來。吳因之曰。天本一定。而以為有未定之天。何也。蓋與人事合而為一人。事之所。在即天也。人有所向在善而善未極。所向在惡而惡未極。此時殃慶大端。雖已分路。猶姑緩之。以待其所積。使一旦易惡而善。則始於殃。未始不卒於慶矣。一旦易善而為惡。則始於慶。未始不卒於殃矣。故曰天之未定。蓋從人事。未極。猶可轉移而為言也。至於所履之終。則人事已畢。天已定矣。故曰考祥吉莫吉於無愧。慶莫慶於克終。

泰 三三 坤乾 上 否 三三 三三 坤乾 上 下

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陂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代法之世乎。太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以往。太而否。而太。一治一亂。治多亂少。泰豈可復哉。太其上古之極治與。

馮氏曰。自乾坤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太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書者之深意。而示天地自然之理也。

陸庸成曰。自太及否。同人大有。謙五卦。通卦爻。無一凶字。其易道之最盛乎。開之者太。而有終者謙。非君子其孰能之。

泰 三三 坤乾上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乾下坤上。則是天地交通。貞元會合。故為太。夫氣運開太之日。正世道清明之候。此時儉主屏跡。君子用事。非吾道之幸乎。有德而際是時者。不惟得遂其進。且得大行其道矣。吉亨。

卦名以氣化言。天道之太。卦辭以世道言。人道之太。天地交而二氣通。非特尋常春夏時候。乃貞元會合。和氣充塞時也。小往大來。重大來。遯卦以九二為主。六五為應。原以大來成太也。吉亨深為君子慶也。取象小往。陰退在外卦也。大來。陽進居內卦也。

○泰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

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卦名太，詞曰：小往大來，何也？蓋乾天道也，君道也；坤地道也，臣道也。此卦乾下坤上，則是天地氣交而物皆懽欣交通，造化之太也。君臣神交而慮有不謀自合，人事之太也。氣運啓其端，世道昌其會，太極矣。而小往大來，當何如哉？以造化言，生息之氣在內方伸，肅殺之氣在外退斂，惟內陽也，故內健也；惟外陰也，故外順也。蓋雖造化不能皆健而無順，而健者為主，所為順者亦置之空虛不用而已。非造化之大往小來乎？以人事言，君子在內用事，小人在外擯棄，惟內君子故君子道大行也，惟外小人故小人道不售也。蓋雖太平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而君子用事，彼小人者難乎為小人矣。非人事之小往大來乎？至此則太和在宇宙間，其吉亨宜也。

此依李九我分造化人事講。天地四句，照太者內陽以下，照小往天來者，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物通者亦以氣通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志同者致太保太之心同也。陰陽以氣言，健順即陰陽之德，君子小人以人言，道即君子小人之道。一說世道之太，天地啓之，君臣昌之，而君心君政君輔尤要焉。天地交通，化生之氣在萬物也，上下交合保太之志，恊元良也。內陽以下，明君臣所以能同志處，陰陽君心之存理而遏欲也。健順君政之剛

時宿左
子小
之消
長與卦
百合

殺而無柔懦也。君子小人所進用皆君子而無小人也。正氣日伸
奸謀漸蝕。太而吉亨以此。一說陰陽以造化言。健順君子小人
皆以人事言。一說歸重君子小人。上說更佳。張雨若曰。陽與健
皆君子也。而在內是為內君子。而君子道長矣。陰與順皆小人也。
而在外是為外小人。而小人道消矣。須知內外等項。重內邊如
天理為主。而人欲自退聽也。餘做此。內君子外小人。不特在位
在野而已。但信而順之。則為內。踈而遠之。則為外。程敬承曰。自古
有君子則有小人。安能使盡消滅。惟君子在朝。連彙而征。相與為
包荒。為艱貞。能使彼之翻。來者皆化為君子耳。陸庸成曰。大
壯與夬。陽極盛矣。皆過於中。而惟太為中道何也。天不能無陰。地

小人
說更
時藥

不能無柔。人不能無小人。但欲內外各得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
也。往來者道之與時為循環也。正恃勝而使和無所歸。則物窮必
反。惟君子居中制命。小人在外聽命。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故
曰太然後安。

游讓溪曰。程傳曰。既取陰陽交和而為泰。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
和乃君子之道長也。愚謂陽在內則陰從陽。君子在內則小人變
為君子。惟君子能容小人。所以交和而為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
蓋常相因而修。人事者其本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二氣通泰之象也。元后於是有致太之道。烏彼天地

之化自然曰道。任其自然。或有過者。聖人以心極之。經綸範圍。一中之造化。察四時。經九野。定五倫。過者裁成而就於中矣。天地之道。當然曰宜。限於形氣。或有不及者。聖人以有心之制作。贊助不盡之神功。用天時。因地利。秩人倫。不及者輔相而進于中矣。若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使之遂生復性。皆得道天地之道。宜天地之宜耳。此治功之盛。所以成造化之盛歟。裁成是箇全體物事。將來剪裁成箇器具。道以一氣渾淪言。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為之分春夏秋冬。地形廣邈。經緯交錯。為之辨別。柔躁濕也。宜即道中之宜。如春生秋殺。天時也。高黍下稻。地勢也。輔相者是時勢所趨。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為。聖人從而贊助之。

以左右民者。先儒謂民為氓。然無知之衆。聖人以贊天地提挈之。此元后開萬世之太也。道與宜就天地說。不必添出人來更佳。洪覺山曰。屯蒙之時。風氣未開。需訟以後。開而尚畜。至履而太。而後九功修和。衆美畢聚。財成輔相之功。方有所施。是堯舜命稷契。變龍之事也。

六爻合旨。周用齋曰。五主太之君。其道維何。任賢而已。二輔泰之臣。其道維何。用中而已。初泰之始也。泰所由始。君子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焉。四否之漸也。否之所始。由小人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陰下復之憂焉。三則泰之將極而艱貞則吉。人之能勝天也。上則泰之既極而雖貞亦吝。天之能勝人也。

吳因之曰。聖人作易。以扶陽也。至於泰則為吾道慶之。當陽之衰。於剝盡於坤。聖人固不勝操切。及一陽初復。雖有喜其來而悲其晚之意。然尚微弱。只堪愛護。二陽之臨。則浸盛矣。然君子當衰減無聊之後。與夫微弱未暢之餘。一值浸長之會。恐遂肆意上進。以快其志。故聖人方許元亨。又凜々憂危於八月。至於四陽之大壯。則陽長過中矣。至五陽之夬。又極盛矣。過中者衰之根。將伏。極盛者衰之兆。已成。故一則不言吉亨。而直戒利貞。一則屢示危辭。而不勝憂惕。惟泰則三陽方進。有方興未艾之勢。而無盛極將衰之虞。六十四卦之中。可為陽道慶者。莫大於此。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正吉。

初九一陽在下。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是際天地之交。泰幸上下之志同。前進而扶景運者。初為之唱。而尚中行。懷艱貞之素。皆為之和。猶拔茅而其茹。以彙起也。則裁成輔相之業。賴以翊贊。豈不吉乎。

三陽以初九為主。拔者上。拔之也。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茅根也。彙根與茅共類也。初為類首。舉則類從。以者初以之也。君子小人一人進則皆一類從之。故泰否之初。皆有拔茅以彙之象。吉以功業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拔茅而征吉者。由其志在天下。皆欲左右斯民。故彙起而吉也。

不然則亦黨同而已

泰謂上下交而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志雖兼三陽言亦以初作

主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以剛中應五蓋主泰而中行者也君子何如而後得尚之哉必也待人以恕處事以寬包容其荒穢且有罪必誅有弊必革用馮河之勇烏舉及側陲慮及隱微不遺遐遠且不狎近倖不玩目前亡朋比之私烏則渾厚精明互用不偏得合此文中行之道矣

中行九二之中行也。頃是兼包荒以下四事方合於二之中行。是

因之曰四事一時俱有蓋一事之中而四者齊備絕非各有所宜

之謂首言包荒如去一弊更張有漸不一時取必略其細微不察

見淵却斷然要去不肯偷安是用馮河即此革弊正是為海隅蒼

生之計為百世萬世之計是不遐遺從然此弊一去輒不便於左

右近習勳戚故舊我也決不為他中止之是朋亡中行雖兼剛

柔畢竟以剛為主馮河朋亡固剛也包荒不遐遺豈委靡者所能

亦剛也但不可純任剛須以柔參酌耳

時說多四平看來重包荒更佳保泰以包荒為重專於包荒非

中道也又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三者故象言包荒得尚於中行缺

一鳥於中行遠矣如保泰何哉程敬承曰太寧之世人情安肆

重包荒

而以用

守貫下

與小象

相合

法度廢弛振作釐革之宜矣然驟振作則激遽釐革則擾故包荒先焉詞曰包荒用馮河言馮河之勇以包荒之道用之者也程傳曰以舍弘之量施剛果之用故包荒豈姑從其從容而面略其苛細而寬裕之中自有精密之思深遠之慮所云馮河不遐遺朋亡盡由此出蓋不遺朋亡非有馮河之勇者不能而馮河又以包荒用唐疑菴曰包荒如天之包地險遐與非類正所謂荒也以險而避非包也以遐而遺非包也以類而分非包也用馮河用字當貫言此皆包荒之作用也尚配合也中行或曰指六五必如此而後可與中以行願之君相配耳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以此取象包如天荒屬地乾坤有包荒象乾體剛健故象用馮河三陰

中行指
六五亦

在外太本上下相交故象不遐遺初上剛失中九二不以同相
比本至公無私故象明六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而得尚于中行者以其心體光而且大也惟光故知柔知剛而擇乎中惟大故不剛不柔而用乎中相業本於心術如此程竹山曰專言包荒者可為之時人情樂於新政之亟行快于積弊之速革故非決斷之難包容之難也非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蓋扶植根本培養元氣此為持遠慮亦存大體也

九三元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太過中而否將來之時也以天運言世無常平未有不陂

者小人無常性未有不復者此孚而可恤也保太者將何如哉
惟存思患預防之心而艱盡持盈守滿之道而貞則人定勝天
可以无咎不恤其必陂必復之孚而太寧之福可長享矣
平陂往復以天運言危之詞艱貞勿恤以人事言戒之詞天
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也易述
曰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凡處平心常忽易動失正
道故禍端敗幾往往伏於通泰之時泰所以言艱貞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无往不復者以三陽過中三陰將復乃天地泰復為否之會也
保泰者可艱貞乎

陸庸成曰地道無平不陂天道無往不復世道之否泰天地之往
來為之也故天地可交而不可際天地交則下濟上行而世道開
其治之始天地際則此亢彼戰而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
難之心盡貞固之事挽回于早幹旋於微則此際一斷即不可續
消不久矣能安享其福乎提出際字見可畏之甚當及時挽回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時已過中小人得志時也故三陰翩翩然下復不待力以率
之而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而心自孚為翩翩不富以其隣不
戒以孚之象黨類易集若此君子能晏然乎
翩翩疾飛貌謂群然而來且迅疾也此二字模寫群小人彈冠相

慶引類呼朋踴躍上進景象不富二句又是狀個翩、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同類也而以之者在初故曰元吉為君子幸也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同類也而以之者在四故曰翩、為君子危也取象三陰爻有飛象陰為虛不富也隣五與上也乎三陰同志皆承乾也

○象曰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乎中心頌也

三陰翩、不富而下復者蓋小人本宜居下今皆在上是徒擁虛位而失其實其心常恐君子議其後也故不戒以乎相與謀君子者乃其中心所素頌也

三陰下復是欲復來為主於內耳此以內卦為下象以下復為上

凡陰在上皆非其分故曰失實中心頌承失實來以失實之故而恐不容於君子以害君子之故而自結於小人乃小人之情所必至者君子可自疎其防哉程敬承曰彼之所頌此之所虞也然安能峻絕之使不來第因其來而轉移之令彼自消而化為君子庶可上下交而合為大同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五為泰主虛中應二是不恃治安屈已以下中行之臣有帝乙歸妹之象由是君相協德福祉永綏太寧之治可保於無虞矣以此受祉不亦元吉乎

此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二曰歸五曰歸所以交泰也福之所

得字與
為字相
應

止曰祉。即三所謂福也。以祉者。以此受祉也。吳因之曰。初之彙
征。二之中行。三之艱貞。此諸臣協力以保泰也。臣任其勞。則君享
其逸。只消虛心委任。而小人翩翩之勢不足憂矣。故曰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傳曰。自古帝女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
其尊貴以順從。夫明陰必以從陽為正也。取象帝妹者。五為坤
主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祉元吉者。蓋坐致太平。人君之願。而非任賢不能行此願。今
惟柔中任賢以主泰治而泰之福澤及天下。人君之願行矣。
時說以下賢為願。非也。願字宜以保泰言。中即虛中任賢也。程

毅承曰。三陰交合害正。其所願也。幸五為陰主。尚二之中。虛已從
陽。相與致太平是願。此之願行而彼之願消矣。

陸庸成曰。太之君願為賢者婦。蒙之君願為賢者童。中孚之君願
為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歟。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治道積累以成泰。猶隍土積累以成城。上當泰終復反為否。城
復于隍之象也。時勢至此。可力爭哉。但自治其私。修政令以回
之耳。然不能保邦於未危。而欲制治於已亂。雖正亦可羞吝。况
未必正乎。

隍。城下土也。勿用師者。衆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徒驅民于潰散。

而速其禍耳。自邑告命，反身自治，以收人心，以回天意而已。貞吝傷告命之不早也。三艱貞則早已。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雖曰天命，亦由玩愒之久，紀綱紊亂而然也。豈遂付之不可為乎？告命所以治也。

命指紀綱法度之類，與告命二字相應，罪人事之失也。

否 三三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故為否。夫泰者人道之常，否則三綱倫九法斁，匪人道之常矣。不利乎君子之正也。何也？以此時君子

斂迹，小人得志，大往小來，如之何其利耶？

此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究亂本也。故曰大往小來，所以為匪人，所以為不利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卦名否，詞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何哉？此卦乾上坤下，則二氣鬱而萬物屯，造化之否也。驕諂盛而國事非，人事之否也。天人交處其危，則其大往小來也。當何如哉？在造化則肅殺之氣在內，方行生息之氣在外，不行惟內陰，故柔在內也。

惟外陽故剛在外也。非造化之大往小來乎。在人事則小人在內用事。君子在外擯棄。惟內小人。故小人道長也。惟外君子。故君子道消也。非人事之大往小來乎。夫是之謂匪人也。夫是之謂不利君子貞也。

此節句。與泰相反。否七月之卦。萬物不通。要切剝落時言。无邦者。言邦之為邦。君臣而已。若上下不交。則情意隔絕。不相蓋治。豈成朝廷有邦與无邦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楊氏曰。陰陽剛柔。君子小人。六氣類相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六陰柔也。三者有一為小人乘

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看夾宜以君心為主。惟君心內陰外陽。故內柔外剛。內君子而外小人而成。天下之否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者。亦必有道。故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天地不交。否之象也。君子遭此。設若聲光少露。致物色之求。安知爵祿之縻。非賈禍乎。斂其德以避難。裨德輝不著。而微辟不至。濁世之榮寵。誰得而縻之也。重儉德二字。君子當否之時。豈肯為祿位所羈絆。但恐收斂不密。

小人反借此為籠絡之計。受之則失節，不受則賈禍。故必儉德，惟儉德故能避難，不可榮以祿，正成其儉處，不可者其心有所不可。知幾明決之辭也。一說程敬承曰：奉義不形於外，四字甚妙。當否時，君子志在休否，豈肯愬然退避山林？但其知幾識微，善藏其用，雖被寵祿，泊然無榮之心，焉蓋超然榮祿之外，然後可以運其幹旋之樞也。

六爻合旨。李九我曰：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聖人慮小人之道長，故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每為之致其戒焉。抑陰也。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聖人慶君子之道長，故曰疇離祉。曰休否，曰傾否，曰喜，每為之致其幸焉。扶陽也。二五皆以大人言之，蓋以大人處

六二之時，當儉德避難，故守否而亨。以人居九五之時，當乘時有為，故休否而吉。然則休否之大人，即否亨之大人也。前日不能守否，今日安能休否乎？

馮文所曰：嗚呼！治天下者，懷苞桑之念，於拔茅之時，則否不生矣。存傾否之憂，於包承之際，則否不成矣。既否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曰大人否亨，又曰大人吉，所以致意於否之君子也。

吳一源曰：聖人每不極言小人之惡，以開其遷善之門。如剝之陰盛，其惡至於剥膚極矣。然於三則曰剝之，於五則曰以宮人寵。猶有深望於小人者。况否雖內陰未至，如剝之極也。故於其始進也，誘之以志在君，則吉。其既用也，誘之以包承，則吉。其力足以傷

善矣尚異其包羞而不肆情以逞。雖然聖人之引小人則然而其為君子謀者未始不嚴也。王莽下士子雲失身蔡京奉法君實受欺包承處最易亂人故聖人戒之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夫包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已必至剥膚防之可無豫乎。吾故曰聖人之為君子謀甚嚴也。一陰始生罔蠲乎矣。二陰浸長肥遯急矣。况於三陰內盛乎。

尹和靖曰否泰天道在泰思保在否思泰盡人事以幹旋氣運君子所以關世道否泰同也。儉德避難以存吾道不榮寵祿志在濟時豈為保身堅隱哉。觀初二三四爻見小人之未始不可為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奉。烏故知盡人。

一。念乾坤中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否之時小人道長之會也。初與二陰相連而進象拔茅連茹之象勢莫遏矣。但初惡未形若猶可回也。故戒之曰君子小人無定在正不正之分耳。誠能幡然悔悟變邪從正否之初猶然太之初矣。太所為吉亨者即在此矣。初亦何利而甘從邪以害正也。

陸庸成曰此文要得誘小人意。泰之為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小人變為君子則命可回矣。當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若予之者誘之也。與泰初之象同而不即別其為小人者欲化之使貞。

命休
皆由
小人變
為君子
米此
定至人
轉移妙
原

姑。溷。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改。元。為。貞。改。外。為。君。蓋。一。旦。以。君。子。之。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欣。於。為。君。子。而。深。樂。於。聖。人。之。予。我。者。不。以。我。為。小。人。也。此。變。小。人。之。微。權。也。二。則。尊。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羞。夫。使。小。人。能。承。順。君。子。而。又。羞。為。小。人。何。至。為。君。子。之。害。哉。此。四。所以。有。命。而。五。所以。休。否。歟。象。曰。後。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之志祇為身謀耳。變為君子則志專報主矣。豈復害君子哉。善反惟志從志上轉移他志在君即是貞有不害君子意在內。揚止菴曰。在外則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在君則專欲得

君而用之。所謂為利祿而效忠也。作之不已亦成君子較之志在身而不知其君者異矣。

○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柔順中正。是小人之畏名義者。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則必受君子之賜而吉。若在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豈可以來意之善。失其守乎。蓋小人之真者不足畏。不純乎小人者。最可畏耳。

六二初心原欲害君子。特以已方進用。而君子則公論所歸。士望所屬。如遽為傷正。便失人心。不得已而包承。是包得許多承順的意思。在內。其包承君子處。正是染君子處。若徒泥其外有相容之

惟不亂
群故能
休否傾

○

迹而不察其中有實不然之心。未有不俛首而任其逞者。故小人
之吉。就小人之分言耳。大人之亨。非為君子幸。深為君子危也。
虛齋曰。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固吉也。大人非謂其
包承而亨也。不為其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辟難之
意。游讓溪曰。安否非大人不能。休否亦非大人不能。愛身明道。
修已俟時。休否之業。惟否亨者能之。言安守其否而亨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大人否亨者。蓋惟安守其否。則不亂於小人之羣。所以亨也。

程敬承曰。一小人猶易與也。群小人以包承我。最易為其蠱惑。非
大識見大涵養。未有不為所亂者。信。非大人不能否亨矣。夫當

否時儉德君子。豈不與小人為群哉。然不亂耳。惟不亂。故其定
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也。泰之二爻。包納荒野。乾道也。否
之二爻。包容承順坤道也。保泰亨否之道。莫尚於乾坤。

六三 包羞

害君子者。小人所為。亦小人所羞。六三雖志傷善。而心有不安。
故既不能肆惡。又不能善變。徒包藏羞惡而已。

朱子曰。初六是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
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於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純
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自不穩
當。故包羞。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聖人

包承包
羞二包
字有中
藏巨測

上至會通 卷二 七十一

羞字動其恥心。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然內羞而外包。其中未可測矣。危君子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小人能害君子。必才足濟奸耳。包羞者。以位不當而短於才也。位不當。非鄙其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使位一當。羞其終包乎。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四當否將濟矣。而不極其剛。是亂極思治。天命已開。調護斡旋。人事又盡。有命而无咎矣。寧獨四之福哉。雖疇類三陽。或休否而吉。或傾否而喜。皆麗之以受福也。有命天命將泰也。无咎人事周旋也。中說重无咎邊。只是一個不

極其剛。不亟反之意。疇離祉。全賴有此。必如此而後可以上承天命也。疇離祉。見君子道長氣象。泰六四之翩。小人之黨初成也。否六四之疇類。君子之黨將合也。游讓溪曰。泰九三將中以報貞而食福。否九四過中。以无咎而離祉。時之否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陸庸成曰。命亂於泰之上六。而復治於否之九四。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則轉否為泰。而泰之以祉元吉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孰無轉否為泰之志。惟有命而必无咎。方天與人合。而濟否之志行矣。不然更張無漸。祇以激變在己。且不得亨况同類。

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至九五否將盡之時也。兼之德位俱隆。為能興衰起敝。休息天下之否。此惟大人能之而吉矣。然大人雖以其道息天下之否。猶未離乎否也。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而其亡。則安固之道如係于苞桑矣。

不曰否休而曰休否。重人力也。然休否不過暫息其亂。未能盡傾也。故惟大人而後能保其吉。蓋大人乾德常懷恐懼。曰其亡其亡。危之至也。危亡之心。即是係固之象。不是兩意。按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此國祚安固之喻。或曰俱作其危。

其亡其亡。正是大人所。以吉處。

之心言此心兢。然若國家係於苞桑。小嘗畏其亡而不自安也。君子當休之時。不敢自以為休。故其心危懼如此。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不堪係重。此即朽索難馭之意。九五休否之大人。即九二否亨之大人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德者休否之具。位者休否之權。九五陽剛中正。德正矣。崇高富貴。位當矣。以德棄權。所以休否而吉也。

孔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位。在而德不在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居否極時當傾也。濟以陽剛之才，故向之否運，一傾而盡平之。非若休之猶有漸也。夫方其未傾，否猶故存，及其既傾，則為太平之休矣。喜可知也。

不言否傾而言傾否，人力居多，烏傾有傾倒盡出之意。唐巖菴曰：休否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故特見其喜耳。先否後喜，則又自其亡之戒，懼中來。傾從休而來，喜從懼而出。

一說陸庸成曰：上爻傾否，則泰可喜矣。猶有懼心，烏其心猶以否念為先，以喜傾否之念為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後喜之思，泰方生而能保否，何日之有。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此說與
其亡意
同亦有
見

否至于極，其勢必傾而為泰矣。豈有長否之理乎。

同人 三三三 離上 大有 三三三 乾下

陸庸成曰：同人之主，益二是也。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之主，益五是也。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二卦與師比同。同人其情親也，大有其勢盛也。情同故能令人伏，令人乘，令人號且笑，勢大故能令人思艱，令人懼敗，令人憂害而免咎。然二卦畢竟離不敵乾，故同人曰：應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乎天。又曰：順天。同人以貞為要，歸大有以元為首出。

同人 三三三 離上 乾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貝屬君
于見與
小人党
同者異

卦名同人。蓋以火同天而性同。以二應五而德同。以五陽與一陰而情同也。夫君子之與人同貴。公尤貴。正誠能大無我之公。家四海。人中國。同人于野。烏則同心多而協力衆。何事不通。何險不濟。故亨而利。涉大川。又必其所同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皆君子之正道。乃為于野。乃為亨利。涉也。

同人不外公與正二字。但公正不可分。惟正乃能公也。于野是公。此句即有貞了。下特點出貞來。見非公不謂同。非正不謂公也。蘓紫溪曰。同人只要分別公私。同人於朝。以勢同耳。同人於家。以情同耳。惟于野則無我無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然非君子之正道。安得謂之于野。故曰利君子貞。只把貞字襯出。于野來。只

一層意

李氏曰。同人之道。雖曰曠。豈必人人求同。只一正便

了。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自無不同也。同出于正。一人不為。少天下不為多。不然即同。以天下。總是私情之合而已。吳因之曰。于野利貞。只是以理為同。不以情為同意。後面曰乾行。曰文明。以健曰中正。而應總之。不入人情。絕去蹊徑。渾把一理為主。看同人卦詞。須將情與理分箇大頭項。以理同。不以情同。一卦六爻之旨。盡於此矣。

彖曰合旨

全彖當先。認一乾字。乾天也。健而動也。無私覆載者

也。無私生成者也。與天合德。方能盡天所覆載。生成無不徧及。方成其為同人。下文曰乾行也。惟應乾故能乾行。二乾字正相照。乾

妙解

行天行也。天無私覆，以天而行，浩浩蕩蕩，豈不是于野之大公。則文明，天明也。健天德也。中正而應，以天應也。此君子之正。搃謂之乾行，故能以一心通萬心也。或曰：通志則形迹不必拘矣。曰：惟君子則非勢利所能。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何以名同人也。卦體六二陰居陰位，德之正也。居卦之中，德之中也。以柔中正，應乾九五之剛，中正同德相應，故曰同人。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何也。同人，貴公而公，又本于健也。卦體以乾而行，則主之以無私之天德，自能克其有我，所以能同。

于野而亨，且利涉也。又曰：利君子貞，何也。同人，貴正而正不外於內外，人已之間也。卦德文明以健，是能明大同之理，而健以行之也。卦體中正而應，是能體大同之理，而與人相孚也。此君子之正道也。惟此正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天下人不同而同此志也。志不同而同此正也。一正潛孚，而天下家國無往不合，此貞所以利也。

百節宜泛言，謂之人者，盡乎人也。人字寬，不可泥君臣者，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即下文中正而應也。項氏曰：同人以一柔為主，徒柔不能以同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

須知乾
是吾心
本體之

也。二節乾行二字，即下文健字。正是于野源頭。大凡陰柔者多懦弱，而徇私。陽剛者皆大公而無我。故于野取於乾行。君子貞全在中。正而應上見，然必先之曰文明以健者。蓋惟文明則不蔽於私，而能明正理。文明以健行之，則能克乎私而能行正理。然後中正相應合乎乾行。所謂君子正也。正處即是通處。故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不是將正去通天下之志。易述曰：通字正與志字對。潛運默行，金石不能隔也。人心天机动處，只有這正理一條路。數更無別地他歧。可以多方雜出。雖欲強自閉隔，其道無由。故能通之而無間。惟通其志，統謂之同志。一曰通，雖終日相與，適謂之通。

通字若作乎契決洽者，便屬情夫。此只就理發出一段大同之妙。天下這點精神意氣，心思志慮，皆於幽獨而不見者，直以此正通之而無壅耳。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故為同人。君子體之，欲大同必先審異。故天下有族焉，族不類則相越而害其同。惟名以命之，使尊卑貴賤不至混淆。天下之族有物焉，物不辨始相競而害其同。惟器以別之，使多寡隆殺不至乖亂。由是以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天下無異志矣。大同之正道也。天與火合，以無所不覆之體，兼無所不照之用，則物之同在其。

矣。君子致同全在審異上。吳因之曰：惟類族辨物，則零碎者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此是零碎同處。總來人各安其分，各止其所，再無僭亂乖爭，再無嘖擾侵害。穆、熙、又是大段同處。程敬承曰：類之辨之，以為同，各正之為保合也。睽異也，以同而異，則非立異矣。同人同也，以異而同，則非苟同矣。不苟同之謂正也。通志之道也。取象程傳曰：象天之蕪覆，火之鑿形，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燦然有辨矣。

六爻合旨 丘建安曰：合六爻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無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同者，與其為二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為三。

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無與同之無所爭也。

蘓紫溪曰：同人之道，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以天下固貞也。中正之遇，同以一人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吝也。伏戎乘墉，邪也。非貞也。然與其吝邪也，寧固而已。卦彖以大同為義，爻以擇所同為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初，無私主也。以剛在下，無私心也。上無係應，無私與也。故無問親疎，惟賢是與。無問遠近，惟德是親。同人于門之象，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何咎之有。于野是通天下于門，只是無私昵。按門室之始，同人之始，吾

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彭山曰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動初乃天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于此。故无咎。取象初前遇六偶為門象。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惟各立門戶則人咎其私出門同人則公矣。又誰咎哉。

觀一出字便見門以內心有所係門以外心無所係也。誰咎者無

可咎也。交言我无咎象言人不得咎我。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中正上應此同人所以為同人也。但去五尚遠而近繫同

體之陽是心有偏主昵近而忘遠。能親而棄疎象同人于宗則

感私而應狹未遂其上應中直之願也。豈不羞吝。

時說以上應于五為吝非也。二應五中正也。何謂吝此非應五之

為吝乃未得應五之為吝也。蓋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

卦有宗象焉。二以其近親也未免有係焉。而未能即同於五也。此

五所以號咷也。劉伯子曰于門同之初也。于野同之至也。于宗

異之始而爭之首也。乘墉伏莽起于宗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

也。于宗非二之德也。戒也。戒之以私而進之于公。即利君子貞之

旨而明告者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于宗不惟不能如于野之致亨亦不能如出門之无咎也。

詞相合

道也。非君子正道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剛而不中則強暴自恃妄於求同上无正應則孤立寡援急于求同夫二五正應也欲同于二恐攻于五故内設隱伏之謀外起窺伺之蓋猶伏戎于莽而升其高陵以願望焉孰知理既不正勢又不敵雖有智力將安施乎故為三歲不興之象敬承曰或謂伏戎象恃智升高象恃力愚意不然理不直義不勝敵畏敵而不敢顯發又望敵而終不敢發總是懼九五見攻之意然既不敢發故未凶也胡雲峯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願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

易述曰貞則同不貞則不同三因同而觀四因同而攻皆起于

不貞故卦惟三四不言同人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

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

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伏戎于莽者恃其智力將以敵剛也但勢有不敢故三歲不興安能行也

此言屈於勢與四屈於義者異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剛不中正又无應與故隔三攻二起憑凌之心以求不正

之交為乘墉以攻之象。幸以剛居柔，卒屈於理而中止之。有井
克攻之象，則不起。彖以招尤吉之道也。

乘其墉，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弗克攻，非讓與三也。以二自
是五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丘氏曰：二五正應當同者也。三四
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而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為甚。何也？三
近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
之形矣。况四所欲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欲敵者五，
君位同人之主也。此四之吉異乎三之不與也。取象離，二中虛
外周象墉，城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乘墉力亦強矣。何以弗克攻也？以非正應，而義有不可。此非屈
於力，屈於義也。故其所以得吉者，正以其能以義自斷，所以困
心衡慮而反于法則也。其吉宜矣。

義是人心自然法則。要就同人上見得。如當同而同，即是義。即是
法則。如不當同而不同，亦則也。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蓋非
分相攻，道義安在？制於義而不得通，便覺得困。心衡慮困而能反
故吉于此。見知困為善幾，而不遂非之為貴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二五中正相應，君臣同心者也。始雖為說邪所隔，而終得合象。
先號咷而後笑，烏然六二易退之君子，三四易進之小人，非剛

我之不
可喻即
是則困
而反則
不可實
講全要
形容他
悔悟之
妙

克不能勝也。必大奮乾斷如大師以勝之。使伏戎無所售其奸。乘墉無所肆其力。然後與二遇耳。此又後笑之由也。五失所同而悲。象號咷。遂所同而喜。象笑。始間而終合。幾在自克。大師克相遇語。自克也。自克則能同人矣。紀聞曰。師莫大于君心。而兵革為卜。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卦以二五中正而相應。名同人。故九五言同人。蓋二柔不能勝三四剛強之間。以同五。五剛中正能勝三四之不中不正者。以同二。象以同人于野。歸之。乾行者以此。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二五中正而應。義理所同理。本自直而理之直。有在同之。先。

者矣。先本同。故物終不得而間也。大師相遇者。言必相克而後相遇。必大師而後相克也。

同人之先。只是論理之詞。不必如時說。頂號咷。又補後笑。洪覺

山曰。非九五。以中直之心。主之于先。何以為大師地乎。大師只是

剛毅自斷。不使說邪。得間之意。程敬承曰。四曰困。五曰直。惟直

足以屈之。使困也。四曰弗克。五曰相克。惟相克足以制之。使弗克

也。吳因之曰。于宗私也。于門非私也。三四之妾同私也。二五之中正。

相應非私也。私與不私。而吉凶悔吝。頓分兩途。則信乎同人之道。

于野而已矣。故曰同人于野。君子之貞亦在其中矣。

于野而已矣。故曰同人于野。君子之貞亦在其中矣。

于野而已矣。故曰同人于野。君子之貞亦在其中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二之吝道三之不興皆不能无悔也則惟同人故耳上九居外無應一无所同乃矯而遺世獨立離群索居為同人于郊也此僅免于宗之吝伏莽之非而无悔耳

于野取曠遠廣大無我之意也于郊取荒僻無可與同之人也无悔非美之也僅免同人之累而已蓋有同則有止不正有得而吝者有不得而爭者物莫與同无得失矣故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于野則亨而利涉志無不得也既曰于郊絕人逃世志豈得乎

志未得正與通天下之志相反 楊氏曰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為

亨為利同人于郊止於无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見不得可

[Faint vertical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vertical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Dark greyish-blue area, likely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or a blank page with bleed-through]

